

## 出走生活

杨海燕

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

一生该有一次拥抱黑夜,见证黎明的到来,见证黑夜与白昼的交接。出走生活,去体验一次露营,让灵魂在黑夜里放松。没有嘈杂,只有日月星辰,只有天地,只有自由。

汽车从北大门出发,一路向着黄贤森林公园驶去。看着窗外不停后退的景物,心里是满满的欢喜。这忙中偷闲的感觉就像回到了高一周末逃了自习和朋友去海边玩一样。当时逃的是自习,如今逃的是忙碌。寻一个机会,去放松自己。找一个出口,去释放情绪。期待着这第一次的露营,期待着星空的流星雨,期待着夜的洗礼,期待着山上的日出。

不知不觉汽车行驶了半小时,转了个弯。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的绿,这绿是漫山遍野的茶树,宛如一个个绿色的小精灵整齐地坐在山上,不时给我们一个惊喜。在时光里,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逝,比如惊喜,比如期待,比如渴望,比如一如既往的热情。

傍晚六时许,黑夜的帷幕逐渐拉开,天空挂上了满天繁星。仙女座、狮子座、猎户座……还有些不知名的星星都在一闪一闪。旁边的同学用指星笔给我们讲着星座。突然觉得人们的想象力好丰富,把原本没有规则的星星变成丰富的形状,金牛座、猎户座、牛郎、织女、银河……星空蕴藏着太多的奥妙。凝望着满天繁星,对即将到来的流星雨更增加了份期待。

大家围着篝火玩着小游戏等到了凌晨,在12点多流星才开始密集出现。不时有人“哇”的一声,那肯定是流星刚飞过去!半梦半醒地看着深邃的天空,预料中的流星雨没有那么壮观。大部分都是暗流星,划过时隐没在夜色中。下半夜,大家都有几分困意。深夜寒意袭人,背靠背坐着烤火,突然就希望这黑夜快点过去,让阳光温暖地照到身上。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但还是熬着,经历着黑夜的漫长和寒冷。黎明总会到来,黑夜总会过去。就像生活一样,希望总会到来,坎坷总会过去。在这等待的时候,恰是我们收获最多的时候。正是这些坎坷、孤独、挫折让我们懂得希望,领悟生活,学会成长。

在篝火边待到5点多,天空开始透出点亮光。终于要天亮了,寒冷将要被驱赶。没有经过黑夜绝不会对白昼那么渴望。夜太美,露营的夜太冷。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日出。太阳出来,一切都会温暖。

天空开始露出鱼肚白,周围建筑也现出了大致的轮廓。黎明到来了,将要见证黑夜与白昼的交接,这是寒冷和温暖的交接。东方的云已经开始变红,由浅及深。启明星还淡淡地挂在上方。站在山上往远处看,薄雾飘在几座山间,有几分说不出道不明的美。不知谁喊了一声“太阳出来了”,仔细一瞧,浅红的云层下面出现了一小片月牙形的太阳。太阳一点点升起来,先是半圆,红彤彤的像被冷风吹过的小姑娘的脸庞。手指按下快门拍了几张日出,太阳又往上跳了一点。不多时,一个红艳艳的苹果便出现在眼前。广场上的鸽子也不甘示弱,一会啄食,一会扑棱棱地飞来飞去,在向人们宣告清晨的开始,唤醒所有的希望。

等待黑夜的漫长,经历黎明,见证黑夜与白昼的交接,在山上看6点多的日出。这一切都是从前没有体验过的。下一次,依然听从心的召唤,带上笑容,去拥抱自然。

本版摄影 梁溪 总第 5656 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 雨中散步

曹银员

我喜欢在雨天散步,尤其是晚饭之后的阴雨天。这时,总会有一缕诱人的清柔气息从窗口悄悄飘来,仿佛在告诉我:“下雨啦,快去散步吧。”怦然心动的我就会立马换上雨鞋,带上雨伞,开始去雨中散步。

我居住在同济中学附近,这里有一个面积偌大的新建公园。鳞次栉比的房舍周围有多条四通八达的小路,水泥路面,干净清洁。道路两旁有随季节而变的庄稼田,有郁郁葱葱的绿化带,也有排列整齐的街坊店铺。雨中漫步于此,景随步移,心旷神怡。

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我习惯在公园周边的一条小路上行走,两旁有绿荫衬托,雨点打在荷叶上噼啪有声,花儿怒放争艳,樟树摇曳生姿,青青的小草蓄满爱意。每当风儿吹过,庄稼田里的作物就会随风摇摆,宛如在欢迎我这位雨中的客人。此刻,面朝空濛绿野,长长地做个深呼吸,趁机把什么沮丧呀,忧郁啦,烦恼呐,全部让雨水带走吧!

## 静坐如一棵树

顾常平

小时候爱坐在草地上。长大了,却爱坐在凳子、椅子上。好些年没在草地上坐了。今天,独自一人,脱去鞋袜,两手着膝,在那棵铁树旁,就盘腿而坐了。

正是傍晚时分,夕阳西下,晚霞满天。过去一下班都是急急往家里赶,今天却不用。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值夜班。我们学校的西边就是院士公园。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公园,离最近的小区也有不短的一段路。这就有了一种好,免去了一般公园里常有的拥挤与熙攘,显得很清静。特别是傍晚。

都说行如风,坐如钟。坐着,怎么能如一棵树呢?——并不是所有的树都喜欢站着的。喜欢站的树有松、柏、银杏,都站得挺直挺直的,可有的树喜欢坐。譬如我身旁的铁树,它们三棵一簇,东一簇,西一簇的坐在草坪上,从容无比;譬如稍远一些的小叶黄杨树,都排排坐着,坐成很好看的几何形状;再譬如远处的冬青,散在草坪上,一棵棵整整齐齐地稳坐着。它们都是坐在草地上的树,如我一样。如果想见

近处站着的树,它们就得同我一样,仰起脖子来看。

先闭一会儿眼。都说闭起眼来心就能静了,但我不能。我的心思还在体内流来流去,左冲右突,似乎在找什么出口。莫非我也要光光的身上发芽生叶抽条开花,一如前面河边的那排柳树?莫非我也打心眼儿爱上了面前的小河,想让自己柔柔的枝,带着绿绿的芽,伸到清清的水面,去拂来拂去?

静不下心来,那就不闭了。一睁开眼,心里原有的那么多的想法,一下子就跑光了。跑进心里来的,就是眼前的景致了:碧绿的草坪,宽宽的人行道,弯

雨稍大时,我通常徜徉于公园广场。在雨水沐浴下,空荡荡的广场韵味无限。周边灯火点点,高楼七彩晶光,在广场的地面上倒映泛起灿烂星海,别有一番景致!我撑着雨伞,在湿漉漉的广场里不停地绕圈行走,让有劲的雨点“噼噼啪啪”打在伞上,美好的往事在心中像清水一样流淌。恍惚间,我忽然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这不是慈祥的母亲正在为儿女炒豆子时发出的那种声音嘛?有一种喷香、火热、松脆的味道,还有一种唯我独享滋润心田的醇美。

雨中散步与晴天散步的味道大不一样。相比之下,雨中散步我感到宁谧而亲切,感到环境特别的静穆,空气特别的新鲜,心情特别的舒畅,思绪特别的自由。多么好的雨中行呀,怪不得我这么多年来,始终坚持这一爱好。

当然,为安全起见,我自觉做到“三不走”,即:雷雨天不走,暴雨天不走,台风天不走。

弯的小河。河上走着的轻风,粼粼的波光,揉皱了的天光云影。水那岸,是满眼的绿,多为杨柳,还有成片成片的樟树,还有树下的草坪。在柳枝的空隙里有一对恋人,都抬得高高高的,在看天上飘着的一只风筝。那是一只精致的风筝,飞得极高极高,在缓缓东流的絮云底下,保持着昂扬的姿态。

头抬得久了,脖子就觉得酸。于是就想,如眼睛能长在顶上该有多好,看天上的云,要看多久就是多久。能看出云儿怎样的淡定,怎样的流淌,怎样的变幻;还有云底下的雀们,怎样的戏嬉、追逐。就想到了跳鱼,想到了它们竖长在顶上的双眼;想到了蟹,想到了它收缩自如、360度视野的眼……

但身后的铁树是没有眼的呀,它们拿什么看蓝天看白云呢?应该就是它们的叶了。铁树的叶就是它的枝,就是它的眼,就是它的脸了。铁树的叶很阔大,一片一片的围成圈,都仰着脸向天空看。如果每一片叶就是它的眼,那它有多少的眼啊。如果每一片叶上的针都是它的眼,它能看多少的世界啊。叶多真是好哎,柳树、樟树,都多么好啊,不知它们知道否?它们会不会笑话我只有两臂,算上两脚却也只有四只?

铁树真绿,绿得可爱。绿真是好哎,有了绿,只需要阳光、空气,就有了成长的一切,可见人到底还不如一棵树,无论他怎样坐得像一棵树。树不需要到处去跑,去求,去活动,去拓展所谓的生存空间。树能在一个地方一坐十年、百年,甚至千年,人却不行。好静如我,却也只能在草坪上坐那么个把小时。

但,即使如此,抽出那么一天,那么一个、半个小时,像童年时那样,到绿色的草地里去坐坐,却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的呼吸,在伊拉克那样干燥的地方,竟然意外的潮湿。我对阿布说:“东西你帮我留着,保存好,我们随时还会回来,还能用得上。”

我不知道还会有不会有回来的时候,我只知道那一刻是离开的期限了,当我们匆匆上车走上出伊拉克的大路时,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初来到的那一天。那夜,那月正亮……

夜色迷茫,我们失落地撤出巴格达。晚风宁静,人们的表情却隐约不安。毫无疑问,这是战争的征兆。

首先让我觉得不大对劲的,是汽油。石油是伊拉克国家局势的晴雨表,这个国家不缺油,它的石油储量自称世界第一,甚至超过沙特阿拉伯,但其石油设备老化,生产炼油能力很低下,加上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联合国十年来的制裁,石油出口受到很大限制。加之运输等各方面原因,一旦风吹草动,油荒立竿见影。

从伊拉克出来时,我们租的车油不是满的,但要走1000公里左右才能到约旦。我们租的都是排量很大的美国造雪佛兰GMC大型越野车,比较费油。我们这一路上很无语地发现:加不到油了。高速公路边的简易加油站,很多都关门了。难得遇到几个开门营业的,都排着老长的队,凑上去一问,每辆车只能加10公升

油。我们那车是个“油老虎”,10公升油简直不够它咂吧嘴的。没办法,只能走一段,排长队,加10公升;再走一段,再排队,再加10公升。

很多外国人在排队之列,也有西装笔挺的伊拉克富人,推着大包小包的汽车排成长龙,行李甚至拴到了车顶,流露出一种逃难的窘态。人们沉默不语,只想快点离开这即将成为战场的地方。

就这样走走停停,没几辆车的高速公路,800公里的总路程,我们走了8个多小时。在19日凌晨5点多,我们终于赶到了约伊边境口岸,看见了我们大使馆的三辆车。张维秋大使坐在车里,眼里布满血丝。

“终于把你们给等到了!”张维秋大使神情疲惫,见到我们如释重负,“我接到国内的死命令,要在这里死守,一直等到你们出来。而且,我还接到指示,如果等不到你们,天一亮我们就返回巴格达去找,不管什么情况,一定要把你们带出来。”

接着,他急切地说:“赶紧把你们的海事卫星电话给我用一下。”我们把海事卫星架在车顶上,让张维秋大使给国内打了个电话,具体哪个部门不清楚,但他的声音非常急迫,说:“已经接到他们了,就在我身边,我们现在马上办手续,这就撤出伊拉克。”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晓燕



我沉重地垂下头。我想,这已经不是我一人的事儿了,也不是我们一组人的事儿了,这是一个不得不遵守的命令,由不得任何任性与欺瞒。而且我知道,这件事还会影响到很多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的上级领导。

终于,在3月18日晚上9点多钟时,我开口说:“没办法,那就走吧!”

张维秋大使和中国驻约旦大使,依然很负责地在边境口岸等着我们,而我们已经纠结了太久,时间显得尤为紧迫。我急急地找来阿布,要找车,拿护照,一通杂乱无序地忙。此前,完全没有想过要走,所以我连牙刷都没装起来过,看着所有摊开来的、杂乱的东西,我有种收不齐、归不拢的无力感。

我们大概用了两个小时,简单地收拾了行李。至于那些大饼、汽油、发电机、安全屋什么的,都随着一个简单的拥抱,托付给了阿布。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